

特朗普選擇曾經的批評者、現在的堅定捍衛者萬斯作爲其競選搭

【美南新聞泉深】唐納德·特朗普周一選擇了來自俄亥俄州的共和黨參議員 J.D. 萬斯作爲其競選搭檔，這位曾經尖刻批評前總統但後來成爲他最堅定的捍衛者之一的政治家被提拔爲他的副總統候選人。這則消息在特朗普的真相社交媒體網站上發佈，是在密爾沃基爲期四天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開始時發佈的，該大會旨在提名該黨的總統候選人。

暢銷回憶錄《鄉下人的悲歌》的作者詹姆斯·大衛·萬斯被選中可能會增加特朗普支持者參加 11 月 5 日大選的可能性。因爲這位俄亥俄州本地人在共和黨候選人的支持者中深受歡迎，尤其是受到年輕人的歡迎。然而，作爲共和黨州的堅定保守派，萬斯不太可能爲特朗普帶來許多新選民，甚至可能疏遠一些溫和派。

一些特朗普的支持者曾敦促他選擇一位女性或有色人種作爲他的二號人物，以擴大偏向白人男性的聯盟。

這位 78 歲的前總統周六在賓夕法尼亞州的競選集會上被一名槍手暗殺，但幸免于難，槍手的動機尚不清楚。

特朗普幾位最知名的的支持者——包括前高級顧問史蒂夫·班農和特朗普的長子小唐納德·特朗普——都稱讚萬斯推動共和黨採取更不干涉的外交政策方針，並支持貿易壁壘。

一槍打出“天選之人”——有關特朗普遇刺的分析評論

當地時間 7 月 13 日晚，特朗普在賓州一個小鎮集會，被刺客遠處伏擊。特朗普本人耳朵被擦傷，大難不死，現場觀眾一死二重傷。

刺客被現場擊斃，特朗普揮拳向觀衆示意，一副戰鬥英雄的樣子（與拜登形成了更加鮮明的反差）。接下來，特朗普將以更加強勢的姿態回到選舉中來，收割這次刺殺未遂可能給他帶來的政治好處。這個事件不僅可能影響今年的大選，甚至可能改變歷史、改變世界。

下面評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1.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中國有句俗語：“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這句話不僅僅是一個安慰和勵志，它肯定被無數人用大量事實去檢驗過，被認爲能夠反映某些客觀規律，所以能經過千百年流傳下來。在唯物世界里，沒有什麼“天選之人”，也沒有神的旨意，但特殊的經歷、特殊的事情——特別是挫折、遭遇、苦難、創傷，確實有可能改變一個人，改變周邊的世界。特朗普被刺可能就是這樣的一個事件。

2. 有人出手刺殺特朗普是早晚的事：

應該說，有人出手嘗試刺殺特朗普是早晚的事，並不意外：畢竟至少有一半的美國人認爲特朗普上台就是美國民主的末日、美國國運的末日。社會極其撕裂，政治日趨極化，爲了達成政治目的，可以使用各種極端手段。而刺殺並不是一個嶄新發明：這是一個老百姓可以擁槍的國度，也是一個有暗殺政治名人傳統的國度。

1960 年代曾是暗殺高潮，肯尼迪總統和他的弟弟羅伯特肯尼迪、馬丁·路德·金、Malcom X 等政治明星在短短幾年內相繼被暗殺。肯尼迪刺殺事件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陰謀論，迄今坊間仍然有人熱議，應該說美國人對暗殺並不陌生。

3. 想殺他的人太多了：

反對特朗普的人太多，無數人會從不同的利益角度、價值角度出發想要除掉他。這可以是極左翼的反法西斯主義者（antifa）；可以是一個即將被驅逐的拉丁裔非法移民家庭；可以是一個因爲墮胎受限被傷害的家庭；可以是一個同情巴勒斯坦、反對 MAGA 歧視的穆斯林；可能是一個烏克蘭同情者（擔心特朗普終結對烏克蘭的支持）；甚至可能來自軍工聯合體（發戰爭財）。

特朗普樹敵太多，以上任何一方都有可能出現極端分子。但無論如何，要刺殺特朗普的人，一定能夠從中受益：要么是政策上的，要么是價值觀上的。

4. 刺客身份及政治隸屬將有重大的政治標誌意義：

刺客已被現場擊斃，身份不得而知，現在只有網上各種流傳（甚至有說他是華裔的）。FBI 已經接手調查，要查他是否單獨作案，還是有更大的陰謀。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陣營作爲受害一方，一定希望好好利用行刺者的身份——他是什么政治信仰？宗教信仰？什么種族？隸屬什么政治團體？特朗普 MAGA 陣營一定會對此大做文章，大加渲染宣傳，服務自己的選舉，過程中，當然要利用並有意製造更多的社會衝突與撕裂。這也使得刺客的身份變爲極其敏感的政治信息：共和、民主兩黨都希望將其詮釋爲對己有利的信息，以幫助自己的競選。

5. 為什麼要現在刺殺特朗普：

特朗普的政治一直都很極端，遭半數美國人的反對，不是新事物。刺客爲什麼會選在這個時候刺殺他呢？或者，更準確的表述可能是，特朗普遭刺的風險是不是顯著提升，更多的人打算刺殺他，終於出現了“漏網之魚”，得以趁亂下手？答案是肯定的：想刺殺特朗普的人一定增多了，有幾個方面的因素：

1) 拜登民主黨因素：通過辯論和演講，拜登暴露出老態，可謂慘不忍睹，給民主黨衆極大的心理衝擊。而拜登堅持不退，民主黨也拿不出更好的人選和方案，進退維谷。照這麼下去，特朗普頗有可能在 11 月份贏得大選。所以，支持拜登的人急了。（有人說，按選舉邏輯推理的話，既然要刺殺了，那反過來刺殺拜登是不是也可以。）

但一方面總統白宮的安全措施可能還是更高，刺殺難度更高，另一方面民主黨沒有真正的備選梯隊，殺掉拜登也沒有更好的候選人，結果可能更差。最後，殺自己人肯定不合適的，要殺還是得殺對手）

2) 共和黨因素：共和黨幕僚陣營搞出了一個“2025 計劃”（Project 2025），最近在美國政壇、媒體、坊間

萬斯在社交媒体上的對抗性表現也讓特朗普的支持者感到高興，這在參議院相對罕見，因爲參議院的許多議員仍試圖保持禮儀和文明。

39 歲的萬斯將代表年輕一代參加選舉，特朗普和 81 歲的總統喬·拜登將與民主黨候選人、59 歲的副總統卡馬拉·哈里斯一起組成一個平衡陣營。

在選擇萬斯時，特朗普放棄了其他可能的競爭者，包括美國參議員馬可·盧比奧和蒂姆·斯科特以及北達科他州州長道格·伯格姆。萬斯的迅速崛起對美國政壇來說並不常見。他在俄亥俄州南部度過了一個困難而貧困的童年，之後在海軍陸戰隊服役，獲得耶魯法學院獎學金，後來在舊金山擔任風險投資家。

他在 2016 年後因創作《鄉下人的悲歌》而聲名鵲起。在書中，他探討了家鄉面臨的社會經濟問題，以及將美國人困在阿巴拉契亞山脈的貧困循環，



他的母親和家人就是從那里來的。

這本書批評了萬斯眼中美國農村的自我毀滅文化，並試圖解釋特朗普在貧困白人中的受歡迎程度。

萬斯本人在特朗普 2016 年大選擊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之前和之後都對特朗普提出了嚴厲批評，稱他爲“白痴”和“美國的希特勒”等綽號。但隨着萬斯準備在 2022 年競選俄亥俄州的美國參議員，他變成了這位前總統最堅定的捍衛者之一，即使一些參議院同事拒絕支持特朗普，他仍支持特朗普。

萬斯淡化了 2021 年 1 月 6 日對美國國會大廈的襲擊。他說他“懷疑”邁克·彭斯的生命處於危險之中，儘管當時勤局特工將他帶出國會大廈時，暴力抗議者距離這位前副總統只有幾碼之遙。

朗普，則選舉政治必然會將國運置于更大的不確定性之下——因爲每個持槍的民衆都可以參與改寫歷史了。這時，選舉政治並不能真的突出制度，無法淡化個人（即無法創造出大量可相互替代、“沒有歷史重要性”的政客），相反，更加突出個人，讓政治陷入更大的不可確定性。

10. 刺殺不僅改變美國國運，還會影響其他國家。

考慮美國的國力，這種刺殺產生的不確定性是會向外輸出的（“外部性”），影響到全世界。設想一下，刺客扣動扳機，差個一厘米就可以改變烏克蘭的歷史進程，也就是你不僅影響了美國國運，還影響了烏克蘭國運、俄羅斯國運、歐盟國家的國運，甚至會影響中國的國運。

由於特朗普的歷史關鍵人物屬性，由於他可以染指的美國巨大國力影響，在那個瞬間，似乎人類的命運都掌握在一個人的手裏（他可能自認爲“超級英雄”）。要指出的是：這種能夠把歷史掌握在一個人手里的心理機制，絕對只會鼓勵更多刺客的出現。

11. 兩黨如何詮釋這個刺殺：

回到現實世界。兩黨黨衆會怎麼詮釋這個事情：

1) 民主黨：

a) 拜登總統說，“美國絕對不允許這樣的暴力出現”，哈里斯副總統稱刺殺行動令人厭惡。當然，民主黨人在檯面上都會譴責，因爲他們知道刺殺是干預民主進程的最惡劣做法。譴責是政治正確的做法；

b) 但很多人又是現實的，爲了實現政治目標，願意採用極端手段，或者說，能夠“容忍”不同的手段。也就是，情勢烘托到現在這樣了，他們其實“樂見”出現極端事件，幫助他們（民主黨）改變歷史進程。這甚至可以被視爲“上帝”出手；

c) 刺殺未遂後，他們一定感嘆：要么就別刺殺，要刺殺就要完成任務啊，最壞的情況就是：刺殺未遂，



這就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自掘墳墓了

d) 從一個完全理性、冷血、憤世嫉俗（cynical）的角度出發，如果僅從競選成功這一目的出發，民主黨政客也會“幻想”有這樣的事件，挨一槍還沒事，然後以

英雄和戰士的姿態復歸。這是做夢也不敢奢想的好事”

e) 眼下民主黨只能很焦慮的等待結果，千方百計希望把刺客和民主黨政治與議程切割開來。“他只是單獨行動，精神有問題，和相關的團體、組織毫無關係”。民主黨最大的幻想是：刺殺者是一個熱愛槍械、精神失常的 MAGA 右翼極端主義者——只有這樣才能扭轉宣傳上的頹勢。

2) 共和黨（MAGA）：

a) 非常後怕！細思極恐；

b) 但認爲這是“天助我也”，有取之不盡的政治資源可以利用了。之前，特朗普一直都在說他才是美國民主的守護者，各種對他的起訴都是“政治迫害”，大選都是被操縱的，現在可以說被“做實”了，一切都是“政治化”的——拜登和民主黨才是民主的敵人。

共和黨一定恨不得把這個事件導演成 1933 年德國國會縱火案那樣的事件。無論如何，刺客都會被說成是民主黨的陰謀，並且大有人信。如果刺客只是一個個人，那麼他是民主黨政府和“假新聞”媒體推波助瀾的結果。

其中，自由派媒體在社會上“煽動仇恨”，導致個別分子的“激進化”。但共和黨衆一定會認定刺客從屬於左翼政治團體，而不是單獨行動。共和黨會努力利用這個事件，將整個民主黨及美國左翼都描述爲美國人民的敵人。

c) 特朗普會把自己塑造爲美國民主的保護神，支持特朗普 = 保護美國民主，他會跟選民說，“槍子

萬斯也對司法部起訴 1 月 6 日騷亂的方式提出了批評，指責司法部無視正當程序保護。

2 月，他拒絕批評特朗普鼓勵俄羅斯總統普京攻擊美國的北約盟友，如果他們不增加國防開支的話。雖然共和黨歷來支持自由市場，並將外國干預視爲重要的國家安全工具，但特朗普 2016 年的選舉在黨內引發了重大分歧。萬斯一直是參議院中反對繼續援助烏克蘭的最直言不諱的人士之一，這一立場與許多共和黨立法領導人不一致。

在競選過程中，這位前風險投資家還充當了特朗普同事和富有的硅谷捐助者之間的橋樑，其中許多人在這次選舉中向特朗普敞開了錢包。？

儘管如此，選擇萬斯在特朗普的同事中也遭到了反對，尤其是那些希望特朗普選擇多元化副總統候選人的人。儘管特朗普和拜登在大多數全國民意調查中處於優勢或幾乎勢均力敵，但特朗普在女性和黑人群體中遠遠落後於民主黨總統。一些特朗普的同僚私下質疑，在民主黨和共和黨爭奪參議院控制權的情況下，將萬斯拉出參議院是否明智。民主黨擁有一個席位優勢，但他們很可能在 11 月的選舉中失利。

俄亥俄州雖然在總統選舉中共和黨佔居優勢，但在其他競選中偶爾也會選出民主黨人。萬斯以 6 個百分點的優勢贏得了 2022 年的選舉。

兒不是冲我來的，是冲你們來的”，“我本可以安度晚年，現在在爲你們挨槍子兒”，“下一槍就打向你們”。

特朗普一定會利用好這次刺殺，實現對民主黨和左翼陣營的妖魔化。民主黨政客也應該清楚，在究竟“誰是保護美國民主”的話語鬥爭中，特朗普 MAGA 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彈劾、起訴、暗殺，各種“政治迫害”，“操縱媒體”，掩蓋真相（拜登的身體），民主黨的吃相非常難看。

d) 福音派基督教領袖 Franklin Graham 說：“感謝上帝救了特朗普”——我相信這是許多特朗普粉絲的真實心聲。他們一定認定特朗普真的是“天選之人”。特朗普一直用一個具有宗教意味的概念：“retribution”來形容自己的大選——我是幫你們（美國民衆）復仇來的，我上台就是給他們的報應和懲罰。這就是美國版本的“替天行道”。這次刺殺事件之後，那麼結果是什么呢？他會獲得共和黨基本盤的加倍支持，即便這些人本來就支持特朗普，投票率也可期增加。篤信基督教的傳統黑人社區對特朗普的支持率也會上升。

e)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既然你動手了，那我就不客氣了。上次大選，特朗普就不打算承認落敗，不擇手段的要推翻選舉結果，甚至煽動 MAGA 民衆衝擊國會。

最高法院剛剛給了總統極大的豁免權，總統掌握的權力是空前的。現在，民主黨在極端主義的路上邁進了一步，打響了第一槍。爲共和黨縱容甚至鼓勵極端行爲及暴力埋下了伏筆。

MAGA 和共和黨可能會開玩笑說：你們放心，MAGA 的槍法比你們好。從這個意義上說，刺客打開了美國政治極端化的潘多拉盒子。

12. 特朗普成爲天選之人，只會變本加厲。

當特朗普意識到自己無大礙，從演講臺爬起來的時候，直覺一定告訴他：“成了”。大難不死的喜悅消滅了一切的恐懼和擔憂。他立即拿出了自己的鏡頭感、舞臺感，向觀衆揮拳示意，表現自己的斗士精神、英雄氣質、領袖風采。站在美國國旗下，他是打不倒的。這樣有畫面感的場景，簡直就是爲特朗普度身打造的。

朝前看，特朗普的政見不會發生任何的變化（即，他不會因爲刺殺的恐嚇而有任何的向後倒退，變得更加溫和），而只會變本加厲。我們觀察現在的特朗普，言談舉止非常的主觀強勢，極度的剛愎自用，認爲自己的判斷是天下第一的。他有一種美國白人老男人特有的“美式油膩”感。經歷這次事件，特朗普會認爲自己就是天選之人，是有“mandate”的，在“替天行道”。這會讓他更加的自信，更加的大膽，步子邁得更大，更加蔑視對手，更加難以聽從自己人的意見。

一切，都在向着更加極端的方向發展。要相信這一點：暴力不會遏制極端主義，而只會帶來更多的極端主義。

13. 暴力有示範效應，可能催生更多的暴力。

肯尼迪被刺後，美國總統安全部隊有過整體陞級。這次事件後，相關政治任務的特勤安保估計也會陞級，但這次刺殺未遂還有一個作用，就是示範效應：讓極端主義者豁然開朗：確實，搞掉特朗普不就瞭解了么。

“除之而後快”。選舉政治進程既然已經失敗，那不如回到最簡單、最直接、最有效的辦法——暗殺。特朗普的反對者們也一定會看到：特朗普共和黨 MAGA 會努力把這次事件導演成 1933 年德國國會縱火案這樣的案子，盡最大努力實現政治上的收割，打擊異己，推進自己的極右翼議程，全盤改造美國，過程中絕對不會吝嗇使用更加極端的手段（“以暴制暴”）。

所以，刺殺刺出了問題：一次刺殺未遂，國家反而後退了，國運反而更跑偏了。那怎麼辦呢？“仁人志士”總是有的，策劃下一次的刺殺，直到有人“爲民除害”，成功擊殺特朗普爲止。

這可以發生在選舉之前，也可以發生在選舉之後——只要特朗普還在台上。所以，極端主義的種子一定也在醞釀，甚至可能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勢。美國政客們假定的人身安全將不復存在。美國將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14. 拜登 vs 特朗普，哪個對中國更有利：

全球吃瓜群衆都關心美國大選的結果。是的。被刺未遂一定會增加特朗普的勝算。對於特朗普/MAGA 來說，這真是有點“天助我也”的感覺。那麼拜登和特朗普之間，到底誰上台對中國“更有利”呢？